

徐光耀文集

第三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徐光耀文集

第三卷

散文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徐光耀文集. 第3卷/徐光耀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4

ISBN 7-5434-5647-8

I. 徐… II. 徐… III. ①徐光耀—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707 号

目 录

散 文

- 弟弟 (3)
- 共产党——我的母亲 (18)
- 寄苏联人 (20)
- 浮光掠影花园国 (24)
- 四海盼我雄
——访菲杂记 (28)
- 热土 (34)
- 战地故人
——宁晋纪行 (48)
- 铁骨铮铮雁荡山 (55)
- 啊，大雁回来了！ (60)
- 神驰骄纵塞罕坝 (64)

险乐交织下龙潭	(69)
紫塞思深圳	(72)
痛悼丁玲同志	(76)
幽默贾大山	(80)
不能忘！不能忘！	(84)
枫叶如丹照嫩寒	(88)
嶂石岩上悬明镜	(97)
我的第一个未婚妻	(100)
两出大戏	(106)
悼谷峪	(118)
千荫大队	(121)
紧邻	(135)
神游故校	(146)
杀人布告	(159)
跳崖壮士	(165)
雪的风采	(175)
登山思文	(178)
死从容	(181)
硬是忘不了他	(184)
“老八路”在东京	(187)
去了，默默的白海珍	(193)
莲池精气	(196)
这是在抱阳山	(201)
我的“跳行”	(203)
情绪的变奏	(206)
血花	(210)
春潮带雨	(213)
一路走，一路吃	(221)

忘不死的河	(227)
胜利之母	(235)
女“红卫兵”的形神变幻	(238)
怪人韩羽	(241)
扫描黄胄	(245)
战地拾零	(249)
冷下心来说大山	(259)
不忍道别	(262)
花指女郎	(267)
我的收藏意趣	(269)
梦之痕	
——四张照片的说明	(275)
点点滴滴鸿爪痕	
——十二张照片的说明	(278)
大道低回	(289)
不读孙犁，你怎么能长进？	(292)
昨夜西风凋碧树	
——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	(295)
我的“世纪留言”	(366)
老妹子	(368)
与刘白羽的通信	(378)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	(381)
“杂合面”情思	(412)
一个早该死去的“纯人”	(416)
最纯粹的作家	(422)
一部大书	
——序廖贻训、李天俐合写回忆录	(431)
《昨夜西风凋碧树》后记	(436)

4 目 录

我所知道的胡可	(440)
钟韵清远	
——谈钟长生其人其画	(447)



散

文

弟 弟

志深轻步走进房来，划火柴点上灯，欠身坐在桌前。她，还在微笑，兴奋而愉快。一霎间，她重又翻开手里的信，从头看起来：一字字，一行行，如数珍宝，连信尾的日期都看了好几遍呢。

“多快呀，三个月以前，还是鬼子的天下呢，满世界都是据点、岗楼、汽车道，说个动手，‘七哧喀嚓’几下子，就把这一面子据点扫平了。哼，杜斜眼个老顽固，看你还说八路不行呗！……”

她对谁说话？屋里没有一个人呀。她“噗”地笑了，把灯捻向上拨拨，灯头就发亮地突突跳起来，照着她满是红光的脸。她又把眼光落在信上，但却想到家里去了：

“笱岗据点这一拿，爹和妹子一定比我还欢气，近一步是一步的，那起子‘白脖’，整天横的没法儿，离得又近，一跷腿就到。丢东西、打饥荒倒是小事儿，担惊受怕的罪，可真够人饿了！……”

想着想着，她禁不住把桌子一拍，大声道：“好啦！抗日总算抗出头来啦！敌人光剩县城和大清河上两三个岗楼子，怎也掉不了蛋了。八路军同志们可痛快痛快吧！……”声音突然闸住，一想起八路军，她便要想起弟弟，一想起弟弟，便想到从前——

弟弟名叫玉振，生得大眼溜睛，活泼伶俐。只是有点怪性子，你要喝他碗里一口水，他就把水一泼，叫你赔他。有一年发了大水，大

人们愁得抬不起头，他却每天跳到水里去洗澡。因怕他掉进苇坑淹死，成天提心吊胆，说又不听。有一次，气急了，从水里叫上来，打了俩耳光子，拽回家去。可又忍不住暗暗流下泪来。谁知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再找，仍是在水里答应着。就再也叫不上岸，还说：“上去也是叫你打我呀！……”

一家人勒紧裤带，让弟弟九岁上进了初小。功课很不错，字眼儿有长进，眼见一天天出息起来了。志深用裁衣裳剪子，给他剪了个时兴的小分头，梳得亮光光的。每逢放学回来，端饭给他，看着他很像母亲的小脸，明亮的眼睛，偶尔冒出一句的“文才”，她便要心花怒放，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志深是个旧式妇女，从小便缠起了双脚。十三岁，死了母亲，穷家只剩下父亲、一生日的妹子和这个四岁弟弟。于是，一家的穿衣吃饭，洗涮缝连，大小杂务，全落在了她身上。她也正当天真活泼、贪图玩耍的年龄，从此便怀里揽着妹子，身后随着弟弟，锅台磨道，盆边炕沿，日日忙个黑明不到头。

熬到二十岁，父亲一图饭口有门，二图“进门就当家”，信着媒婆的撮弄，把她嫁给了邻村一个男人。临过门，她搂着妹子弟弟两个孩子，凄惨惨哭了半夜。第二天被花轿抬走的时候，她只有一个想法：“一辈子完了！妇道就是妇道。人们常说，草鸡不能打鸣，骡马不能上阵，女人干不了大事，这是天经地义！唉，有什么心高妄想，下世再托生了。……”

出嫁的当年七月间，七七事变的炮声从芦沟桥直响过来。“国军”夹着尾巴，在细雨烂泥里朝南跑了。乡亲们惊慌地望着天，小学校散了伙，一个恐怖混乱的世界。

正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八路军来了。她回来住娘家，恰碰上一班八路军就住在家里。起初，她意外而害怕，想躲到邻家去。然而，弟弟却跟八路军混得烂熟，他追着“兵”们学歌学忘了吃饭，出来进去直劲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常常跟“兵”们蹲在一

个圆圈里做游戏，简直成了个“兵迷”。冷眼再瞧，八路军不打、不骂、不抢、不夺，自己挑水做饭，还偷空帮父亲铡草，放牲口。说个话，斯文柔和，老是笑。天下头一回，出了这样的军队！

料不到的事竟发生了，弟弟居然向父亲要求参加八路军——他要当兵！孩子那么小，才十三岁，又那么可爱，可又没有妈。父亲想也不想，就拒绝了。他哭着去找姐姐：

“八路军那么好，我跟他们抗日去！……”

她想啊想啊，从天黑想到天明，一阵一阵的泪下如雨，最后咬了牙，作出了不是当时女人能作的决断：“我去跟爹说，尽在家窝囊着，还不如到外边去闯荡闯荡。我是废了的人了，不能都废了！何况八路军是出息人的——”

弟弟一连哭了七天，吃着饭，泪也顺着碗边流。父亲烦死了。姐姐再一劝，终于横一横心，准许去当兵。

那天，弟弟穿着青裤白褂，哭黄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姐姐给了他三十个大铜子，与父亲含泪送他到村头，去答岗，参加了一二〇师特务营。又偏是这般紧急，参加的第二天，队伍便开拔，在雄县上了船，一直奔向西南。

她和父亲，一连三四夜睡不着觉，屋里，院子里，街上，野外，到处空空落落，心，给飞走了一大半。

雨后的庄稼随风长，八路军在大清河越发展越多。各村都成立了救国会，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志深在婆家也入了妇教会，常开会，听讲话，做做军衣……起先，很不习惯，“一个年青女人，疯疯癫癫跟人瞎跑，多叫人笑话！……”然而，从工作人员那儿听来的道理，又公道，又义气，国家有难，不应该救？八路军前方打仗，不该做做衣裳？特别是妇女解放那一篇道理，乍听真有点胆小，越琢磨就觉着越对：凭什么妇道就不能出头办事？凭什么女的天生就得听男的？凭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些老理儿真是混账！于是她一天比

一天积极起来，特别一想起八路军，一想起弟弟，工作就更有劲，生命更蓬勃。她终于当选了村妇救会主任，后来还兼了妇女自卫队长。

工作越上劲，家庭的苦恼就越显得突出。丈夫是个二流子，好吃懒做，每天上赌局耍钱，输了就家来卖粮食。她虽然早就看不过，但“三从四德”“男人当家”的道理压着她，偶尔劝说两句，又不顶事，只好不管。近日，他反而要限制她的活动了：“一天价瞎闹腾什么？八路军根本就待不长！……”她起初还解释解释，终至三天两头吵嘴，气恨起来，她几次咬破自己的手指。尽管疼痛钻心，可根本不想离婚。那时的风俗：一个女人要自动提出跟男人“散了”，是最下贱的！走在街上没人理，脊梁骨得叫人戳烂了。她宁可在臭水里把尸骨馊烂，也想不到离婚上去。

环境眼看着紧张、恶化起来：周遭几个悬城都占上了鬼子，常出来“扫荡”。妇女自卫队不断地参加战斗勤务，进行军事训练，还常常扛着铁锨半夜里去破路、扒电线。为着行动方便，她把缠着的脚放开了，再不做那尖尖的三寸小鞋了。第一次穿着宽头鞋出门，还有点脸红呢。可也幸亏把脚放了，有一次半夜破路，被敌人打了袭击，枪子儿“啪啪”地绕腿乱飞，钢盔一颠一颠地追上来了。她“踢通踢通”一路急跑，半道上还把个栽倒的姑娘拽起，拉着跑了一大截子。也不觉有什么高低坑洼，都平平妥妥跑回来了。

她越来越觉着提高文化的需要：不能看区里的来信，不能看文件、传单，刺激最深的是给弟弟的信也不能写。托人写吧，有话说不出，写出来总不大随自己的意，老是这么冷枯枯的一小条：

吾弟大鉴：离家日久，甚为悬念。望注意饮食，珍重身体。别不多嘱。

姊白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认字。先狠着心卖了二斗粮食，买了支钢

笔。给自己规定每天学三个生字。天天晚上一练几个钟头，灯油熬干了，鸡叫头遍了，还没有睡觉。

一九四一年冬天，一场急风暴雨就晴不开天了：鬼子连续“扫荡”了两三个月，安的遍地是岗楼据点，公路也横七竖八织成了网。八路军主力暂时撤走了，工作人员转入隐蔽活动。村政权有的被摧毁，有的不再出头，有的只暗中活动。地面上逞凶发狂的只剩了鬼子汉奸，简直变了天了。

志深像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又像被大炮弹震昏了，她茫然地呆望着天。天，昏暗而阴冷，乌云翻滚，不见阳光。而苦难专门欺负苦人，一层又一层向她扑来。

弟弟两年多杳无消息，不光无从打听下落，现在连八路军也看不见了。村中首富杜斜眼，得住理了似的在街上嚷：“我说八路军呆不长吧，就应了我的话啦！不是正宗正派，到底不行！……”莫非八路军真不行了？

从娘家传过信儿来：老爹想儿子快想疯了，整天唉声叹气，出来进去乱转，别人劝也不听，吃着饭，豆粒大的泪珠子“啪嗒啪嗒”打在粥碗里；锄着地，忽听儿子叫爹哩，扔下锄就往家跑。

丈夫，一天天更变坏了。一九四一年秋后就没有做过活，一直蹲在赌局耍钱。八路军一走他可气粗了，劝一回就吵一回。终于有一天输钱太多，把家一扔，逃到北平去了。

弟弟，最重要的是弟弟！这不单是因为从小养大，还因为他当了八路军。八路军给人民带来过光明，带来过解放，压在阴山背后的妇道，是八路军来了以后才出头的！……然而，弟弟始终杳无音信。有几次，在梦中看见弟弟了：不是头上裹着伤，就是血淋淋地躺在担架上，瘦瘦的，面色蜡黄，还是入伍时那么高，那么大。……醒过来就疑神疑鬼，更加悲凄，用被子蒙上头，一哭哭到天亮。

“天！天地良心！像八路军这样忠勇仁义的军队，是不会被消灭的！总有一天翻过手来！”痛到极点时，她就更加抓紧学认字，用认

字顶住精神的重压。黄昏学到半夜，半夜学到黎明；学得眼肿，学得失眠。可她不悲观、不丧气，横住一条心，终于学会写信了。

在一个神秘的夜晚，闪进来一个女同志，跟自己年纪相仿，要求“借宿儿”。一盘问，原来是区抗联的，名叫张居吟。哎呀，她带来很多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原来共产党就在跟前，活动着，战斗着。两个人一下子就成了朋友——不，亲人！她们说起话来就是一夜，可总也没有说完的时候。张居吟借她的房子偷偷开会，联络了很多人，又讲了很多新道理。志深越听，心里越亮堂。不久，就在居吟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迷途的孤儿找到了娘啊，地狱也照进了阳光。她陡然间觉得浑身都饱藏着气力，精神上又得到了解放，工作起来就像在飞，像长了翅膀在天上高高地飞！……

一天，忽地听见一片枪声，“嘎嘎嘎，咕咕咕！”邻村在打仗！是八路军在打仗！八路军又露头了！他们也在我身边活动着哩！我们的靠山没有倒呀！……此后，不断听见打小胜仗的消息。大清河，一天天又苏醒过来。虽然不见大部队，但是鬼子的势力却在削弱，他们的气焰下降了。

在张居吟帮助下，她一心一意组织和发动着全村妇女，把抗日工作双手往前推。区里来信表扬她，说她工作有成绩。她更加心血沸腾……

一九四四年开春，八路军沿大清河展开了攻势，先后攻克了开口、板家窝等据点，活捉了好多“白脖”，吓跑了不少岗楼。汽车道，封锁沟，大部填的填了，平的平了。敌人被挤到县城去，八路军转入了公开活动。就在这时候的一个下午，她接到张居吟这封信，告诉说咎岗据点拿下来了。咎岗，离娘家只有二里地哟！

灯油快熬干了，火焰渐暗下去，邻家传来一阵驴叫，天，半夜了。志深打个呵欠，一边拉开被子，一边想：“打走了日本，弟弟回不回来呢？我们还能见上面吗？他不会——”有多少次，每一想到

这里便急忙打住，她不愿想那个“死”字，她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即使能想出来，她也不敢去想。她吹了灯，和衣倒在炕上。弟弟，仍在脑子里盘旋：光亮的分头，跟母亲一样的脸型，明眉大眼，青裤白褂，小口袋里掖着三十个大铜子，迈着细瘦的双腿，一闯一闯走了，参加八路军去了……窗外月光很明，窗棂上印着一条一条阴影。她眼睁睁看着那阴影，好久好久，阴影还是那么宽。“唉，日子过得多慢呐，半天了，还不见月亮动一动，什么时候才盼到弟弟回来啊？”

“……”似乎有人叫了一声，她一骨碌坐起来。再听，却又听不见了。耳朵里余音还在响，似乎就是“姐姐”。“敢莫是弟弟吧？”正自猜疑，又叫了一声。她赶忙起身下炕，小跑着去开门。门开了，却是张居吟。

“还没有睡呀？”

“睡不着，光想你那封信了。”她理一理头发，进屋点上灯。

“兴奋得失眠了吧？嗯，还有更欢气的事儿呢。”居吟解开小布包，抽出一封信来给她。她拆开一看，鲜红的印章下盖着“命令”两个字，下面写道：“调徐志深同志赴县临时干部训练班学习……”她的眼一下子凝住，呆呆地许久不能动。

“怎么样！看把你，哈哈！……”居吟大笑起来。

她猛地扑到居吟身上，紧攥住她的手腕，激动得牙齿也在互相敲打：“张同志，我这才叫解放了吧？……”

第二天清早，她很快地做熟饭，给公公端了去。她虽在极力镇定，但心仍是突突乱跳，终于使了使劲，开口了：“爹，区里来了命令，让我到县里去受训。……”

“什么？”老公公身上一抖，刚夹上筷子的菜又抖掉了。

“到县里受训去。”

“……还，回来不？”

“许是脱产了，可也，断不了家来看看……”

“那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其实老公公明白，这是阻拦不住的，儿子又不在家，共产党虽隐藏着，但势力却无所不在。他只酸着鼻子哼了一声。志深又给他做一番解释，也作了必要的家务交代。

早饭一眨眼便吃完了，她和居吟夹起小布包，一路飞跑，便赶到了娘家。跟爹说：她就去受训。受完训就工作，就成八路军了。还特别补充：在外边，打听弟弟的信儿更容易。父亲满口应承：“只要离了那个糊涂婆家，自己高兴，我怎么都乐意。”父亲对自己做主给闺女订婚的事，一直怀有内疚。

妹子却羡慕地向张居吟道：“我什么时候也出去呢?”然而，她看见姐姐瞅了瞅父亲，正悄悄拿眼瞪她。

第三天黄昏，由张居吟领着，绕过雄县据点，蹚着水，进了白洋淀。啊，打从此时此刻，她迈进另一世界来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那样的新奇、生动，火热蓬勃，有着丰富的兴趣，含溶着甜甜的滋味。讲的，学的，说的道理，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她每天都像一蓬火，泼死忘生地学习着。一个半月之后，经过测验，被评为优秀学员而结束了学业。县里分配她到四区抗联做妇女工作。

她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生手乍脚闯入四乡。一接触工作，便忙个不可开交。每天都开几个会，一张口便要把嘴讲干。常常一个会开黑才散，忙又迈开疲乏的双脚，跑十几里去赴另一个会。工作成堆成垛地涌来，天天要处理几场“官司”，两口子打架啦，婆婆虐待儿媳啦，妯娌不合啦，加上分家格业，地亩纠纷，家务琐事，都找了她的来。起初，她也分不清轻重缓急，凡觉不公的，跟抗日有关系的，对多数老百姓有好处的，她都管。早饭总错到晌午才吃，晚饭就推到半夜去了。夜夜睡不够四个钟头，可从来觉不出困。她自己也奇怪，身上好像开了一道闸，力气水涌泉喷地流出来，老流老有，永也使不